

青春风

◎青春风编辑部



迷蝶

彼岸花开 永世不见

你在三途河边

凝望我来生容颜

谁应了谁的劫

谁又变成谁的执念

特辑



半蝶

给你倾城的温柔，恋我半世的流离。
看樱花满天，悲伤在流转，却掩不住斑驳的流年。

君在天南，我在地北。是谁说：月有阴晴圆缺，花有盛放残飞？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迷蝶 / 青春风编辑部主编. -- 延吉: 延边教育出版社, 2016.9

(青春风)

ISBN 978-7-5524-4958-7

I. ①迷… II. ①青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92463 号

青春风 迷蝶

主 编: 青春风编辑部

责任编辑: 刘芳芳

出版发行: 延边教育出版社

社 址: 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 363 号

邮 编: 133000

网 址: <http://www.ybep.com.cn>

电 话: 0433-2913940 (编辑部) 0371-68698015 (邮购部)

传 真: 0433-2913964

印 刷: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: 10

字 数: 256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24-4958-7

定 价: 13.80 元

延边教育出版社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问题可随时退换。

声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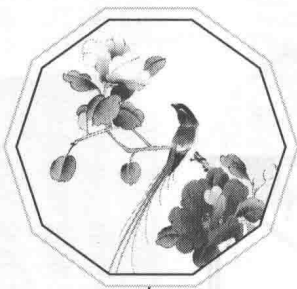
基于对知识和创作的尊重, 本书向所选文章、图片的作者给予补贴。因条件所限未能及时联系的作者, 我们在此深表歉意, 当您看到本书时, 请与我们联系, 以便我们向您支付补贴和赠送样书。

联系方式: 0371-68698867

不朽 · 画骨指间砂

红莲业火，蚀人骨血，迈出这一步之前，我知道我会受无边苦痛，渡万年绝境，我的一生除了忍受火的洗礼，再也没有山月星河。

- 005 假面 / 栖何意
012 折尽春风杨柳烟 / 随风
016 别后梦处有君心 / 姜悔
022 上有双鸳鸯 / 语笑嫣然



CONTENTS
目录

苍穹 · 泣血猎九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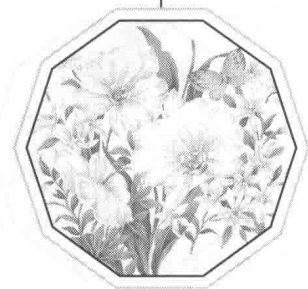
当年，他用第九尾换得我一场新生，如今，又用全部的生命换得我的再一世为人。

- 029 镇魂铃 / 四藏
037 曾有神鸟为君来 / 萧四娘
044 桂月良辰应许君 / 橘文泠
051 休说生生狐里住 / 子鱼喵

浮生 · 盛世风华

爱慕是见到你，我心里像藏了千百只蝴蝶扑动翅膀，
乱得没有章法。

- 056 满城青提色 / 木泱泱
059 桃花庵下桃花仙 / 萝卜酱汤
066 一袍桃花祭春日 / 亦幻
073 色相之画中仙 / 四藏



CONTENTS 目录

神寂 · 缱绻云阙娥

她以为这是一场梦，那便是一场梦，十年前的叶蝴蝶，
十年后的追命，早不是一个人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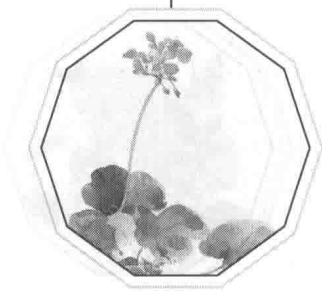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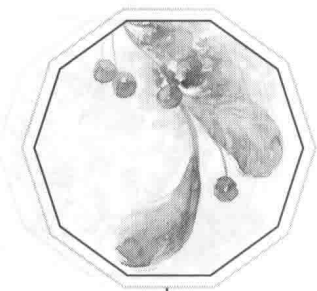
- 080 追命师 / 颜无色
086 井上飞仙 / 随风
092 剑灵 / waiting 同学
099 千金不换血娘子 / L 小姐



· 莽荒断魂终不归

他留给我一个悲伤的背影。天底下从来没有一只猴子，会有他这样悲伤的背影，我想，我终于想起他是谁了。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--|
| 106 | 金圣 | / 凌霜降 |
| 110 | 素雪不见春 | / 璃华 |
| 120 | 我已将心向明月 | / 姜悔 |
| 125 | 飞霜尽 | / 巫山 |
| 131 | 丹青水墨 | / 百里宁 |



CONTENTS

目录



· 长鲸之昼

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，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。

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，转头回去看看时已匆匆数年。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
| 137 | 梦极 | / 李茜茜 |
| 141 | 等不到 1990 | / 璃华 |
| 148 | 迷鹿 | / 亦幻 |
| 154 | 第六朵黑玉兰 | / 韩十三 |



蝶



YZLI089035188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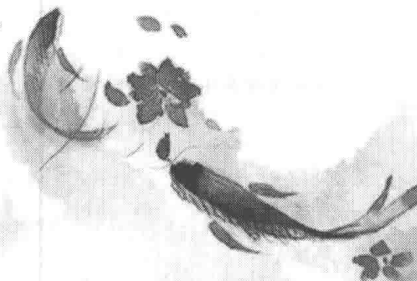
有阴晴圆缺，花有盛放残飞？

君在天南，我在地北。是谁说：月

住斑驳的流年。

看樱花满天，悲伤在流转，却掩不

给你倾城的温柔，恋我半世的流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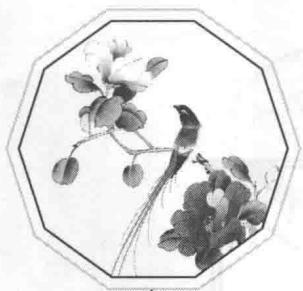




· 画骨指间砂

红莲业火，蚀人骨血，迈出这一步之前，我知道我会受无边苦痛，渡万年绝境，我的一生除了忍受火的洗礼，再也没有山月星河。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---|
| 005 | 假面 | / 栖何意 |
| 012 | 折尽春风杨柳烟 | / 随风 |
| 016 | 别后梦处有君心 | / 姜悔 |
| 022 | 上有双鸳鸯 | / 语笑嫣然 |



CONTENTS 目录



· 泣血猎九歌

当年，他用第九尾换得我一场新生，如今，又用全部的生命换得我的再一世为人。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--|
| 029 | 镇魂铃 | / 四藏 |
| 037 | 曾有神鸟为君来 | / 萧四娘 |
| 044 | 桂月良辰应许君 | / 橘文泠 |
| 051 | 休说生生狐里住 | / 子鱼喵 |

浮生 · 盛世风华

爱慕是见到你，我心里像藏了千百只蝴蝶扑动翅膀，
乱得没有章法。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---|
| 056 | 满城青提色 | / 木泱泱 |
| 059 | 桃花庵下桃花仙 | / 萝卜酱汤 |
| 066 | 一袍桃花祭春日 | / 亦幻 |
| 073 | 色相之画中仙 | / 四藏 |



CONTENTS 目录

神寂 · 缥缈云阙赋

她以为这是一场梦，那便是一场梦，十年前的叶蝴蝶，十年后的追命，早不是一个人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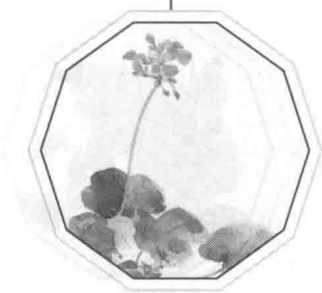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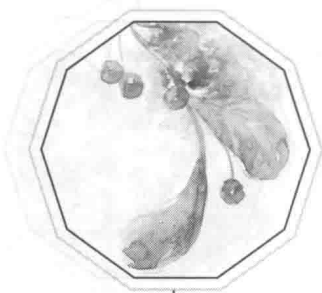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080 | 追命师 | / 颜无色 |
| 086 | 井上飞仙 | / 随风 |
| 092 | 剑灵 | / waiting 同学 |
| 099 | 千金不换血娘子 | / L 小姐 |



· 莽荒断魂终不归

他留给我一个悲伤的背影。天底下从来没有一只猴子，会有他这样悲伤的背影，我想，我终于想起他是谁了。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--|
| 106 | 金圣 | / 凌霜降 |
| 110 | 素雪不见春 | / 璃华 |
| 120 | 我已将心向明月 | / 姜悔 |
| 125 | 飞霜尽 | / 巫山 |
| 131 | 丹青水墨 | / 百里宁 |



CONTENTS

目录



· 长鲸之昼

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，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。

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，转头回去看看时已匆匆数年。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
| 137 | 梦极 | / 李茜茜 |
| 141 | 等不到 1990 | / 璃华 |
| 148 | 迷鹿 | / 亦幻 |
| 154 | 第六朵黑玉兰 | / 韩十三 |



假面

◆ 栖何意

相传，西域罗刹国有一易容之术名曰“假面”，不需模型，不需面具，以秘术剥离真人之面皮而后互换。此后岁岁年年，易容之人将以彼此互换的身份活下去。施术之人永不能吐露真相，否则易容二人容颜尽毁，而施术者秘术尽失。



电闪雷鸣，大雨滂沱，四下里一个人也没有。

我看那披头散发的女子一步步朝我走来。一道闪电突然劈下来，照亮她苍白的面孔，脸颊与脖颈交界处渗出的点点血珠让她曾姣好的容颜可怖得瘆人。

她冰冷的手指细细抚上我的脸，问我：“成为安纳夏的滋味可还好受？”

我尖叫着想拨开她的手，却抵不过她的力气，被紧紧拽住，一遍遍听她尖厉的声音在耳边回荡：“成为安纳夏的滋味可还好受……”

我猛地惊醒，又是个噩梦。

玉禛听到声响走进来，端给我一碗安神汤，服侍我喝完，才告诉我瑞嫔有喜了。

“听见过宋将军的老人们说，那瑞嫔与宋将军长

得有几分像。”许是怕我难过，她又接着道，“长得像又如何，到头来还不是个替代品。”

我只是笑笑，玉禛还年轻，她不懂，有个替代品也总比没有好。

我打发她去掌礼司盯着点，过些天是宋养伊的忌日，左丘逸每到这时候心情都不太好，可不能出岔子。

这些年左丘逸的性子越发阴郁，除了日夜操劳、竭尽全力做一个称职的皇帝，还百姓一个太平盛世，我想跟宋养伊的死有很大关系。

那个传说中的奇女子，跟随当年还是七皇子的左丘逸征战天下，死后被追封为巾帼大将军。悠悠青史里她纵然无法在名前冠以他的姓，可天下人都知道，她才是他的最爱。

每年七月初十，宫里都会禁烟火，左丘逸一大早就出宫去给宋养伊扫墓。我曾远远瞧见过，碑上所书：爱妻宋养伊之墓。

那么，我又是谁？

那日扫墓归来，左丘逸在御花园里喝醉了酒，彼时荷花正盛，他突然拿起侍卫的剑朝池中莲花乱斩一气。

夜间灯火昏黄，有宫女经过，眼看那宫女要命丧他剑下，我再顾不得许多，挺身上前，夺下他手里的剑。

他却一把拽住我的手腕，将我死死揽在怀里：“养伊，是你吗？是你回来了？”

他问得小心翼翼，面上的悲痛之色也渐渐隐去，换上我久未见到的欣喜之情，好像小孩子终于得到自己心仪已久的玩具。

他说刚刚好像做了个梦，他和宋养伊一起泛舟湖上，在莲花池里切磋武艺，宋养伊轻功了得，将他打落水中，他朝她喊救命，醒来真的看到她。

我看着他依旧俊朗丰逸的面容，他眼里明明灭灭的星火，抬手回搂住他的腰，踮起脚尖吻上他的唇。

他虽是醉酒，本能却立即让他占了主动，细细密密的吻落在我的唇上、脸上、脖子上，那久违而又熟悉的气息如潮水般汹涌而来，几乎将我淹得窒息。我们的身影交叠、纠缠，一室纷乱。

许是喝过酒的缘故，他的唇格外温暖，这温暖却让我一阵心酸，泪水跟着落下来，十年时光就这么过去了。

翌日清晨醒来，我正梳妆，身后传来一道低沉的声音：“这是哪儿？”

我回头，不出所料，看到他一脸嫌恶的表情。

“来人，更衣。”他倏然站起，声音那么冷，说罢朝外走去，再未看我一眼。

我看向面前铜镜里的人，镜中人里衣未系紧，隐约见到胸前戴一块浅粉色的玉佩，她抬手抚上那玉佩，自嘲地笑笑，表情说不出是喜是悲。

从一开始，我就该料到会有这样的结局，是我太自信，竟以为天长日久，左丘逸可能还会爱上我。



御花园，我第一次见到瑞嫔，她一手抚着微微隆起的小腹，一手在宫女端着的桂花篮里挑拣。玉祺说她极擅烹饪，做的糕点皇上特别爱吃。呵，这一点宋养伊倒不会。

瑞嫔身边的宫人见是我，忙不迭地行礼，瑞嫔听到动静抬起头，面上闪过一丝惊诧，继而换上一脸得体的笑容：“皇后娘娘吉祥。”

她语气温婉，似乎并没有传说中那样颐指气使。

我走过去，扶她起身，她的样貌的确像宋养伊，唯独那双眼睛不似宋养伊的明亮，神情也温和得多。

只是我没想到，那日竟会一连两次见到左丘逸。我虽贵为皇后，一年到头若不是宫宴祭祀，怕是也见不了几回圣颜。

这一回却是瑞嫔死了。

短短两月，她从一个小小美人晋升为嫔，怀了身孕更是母凭子贵，连带父兄也加官晋爵，一时风光无限。

可惜，风光的时日太短暂，上午还站在我面前巧笑倩兮的女子，此时已成一具苍白冰冷的尸体。

我去时左丘逸早到了，冷着脸站在榻旁看太医验尸。

来人是太医院的首席太医沈太医，他反复查验后突然跪倒在地：“皇上恕罪，微臣学艺不精，只能断定瑞嫔是毒发身亡，却不能查明她到底中了何毒，不过这情景让我想起一个人来……”

左丘逸眯着眼，瞥了沈太医片刻，沉声道：“继续说。”

沈太医战战兢兢道：“瑞嫔死时神态安详，全身未见血迹，也无伤痕，但五脏六腑俱碎。当年宋将军死时亦如此，我们都以为她是被箭所伤，如此看来，她应该也是中毒。”

寝宫里站满了人，此刻却未发出一丁点儿声响，外面的蝉鸣倒愈发响亮了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左丘逸仿佛刚从梦中惊醒，一字一顿下令：“给我查！一定要查出养伊是怎么死的！”

在幽寂的皇宫里，死个人从来不是大事，即使死的是怀有皇嗣的宠妃。三年一选秀，多少年轻貌美的女子等着被选中、被宠幸。

有人活着早被忘了，比如我；有人刚死也被忘了，比如瑞嫔；也有人死了十年，依旧天天被惦记，比如宋养伊。



十年后再从头彻查宋养伊的死，朝堂后宫无人敢反对。

因为知道我们当年的情谊，左丘逸亲自带我去了一趟宋府。

养伊的娘亲在养伊死后就有些精神恍惚，平日还正常，一看到左丘逸便开始发疯。左丘逸每一次去看她，无论手边有什么东西，她都会在他猝不及防时当

头扔来，让他滚，骂他害死宋养伊。

这次更甚，她竟趁无人注意拔出一旁侍卫的佩刀，歇斯底里尖叫着冲过来与左丘逸拼命。

养伊的娘亲当年也习过武，神志不清，动作却极迅速。寒光一闪，刀尖已朝左丘逸的胸口刺来。来不及多想，我已飞身扑向左丘逸。

背部一阵剧痛，我似乎听到利器与骨头撞击发出的沉闷声响，以及左丘逸有些慌乱的声音：“纳夏，安纳夏……”

醒来是在我的寝宫，左丘逸背对我站在窗边。很多年前，我也受了重伤，醒来看见他憔悴的面容，握紧我的手在榻边小憩，那场景仿佛梦一样。

听到声响，左丘逸转过脸来：“醒了，疼吗？”

他的语气并不好，冷冰冰的，像苦透了的药渣，但他没有像以往那样转身就走，反而替我查看伤势。

他的动作有些粗鲁，所有痛楚好似都被他的触碰唤回，从背部瞬间蔓延至全身，我咬紧牙关才将险些脱口的痛呼忍住。

室内一阵尴尬的静默，见我不答话，左丘逸没话找话：“为什么替我挡那一刀？”

“我是你的妻子，这么做难道不应该？”

“再差半寸就刺进肺了，你倒是胆大。”

“莫不是你只道养伊胆大。”

左丘逸微微一怔，继而笑了，笑意直达眼底：“是啊，唯有养伊敢拿马鞭指着，说我多管闲事，我再没有见过那样胆大的姑娘。”

我从未想过，有一天我会跟左丘逸侃侃而谈，忆起所有关于宋养伊的事。仔细想想，我们之间，如今也只有宋养伊可谈。

对左丘逸来说，宋养伊是多特别的一个人，只有她敢说 he 多管闲事，只有她敢与他比试马术，只有她敢拿剑直指他咽喉。

十六岁的初遇，春风骀荡，繁花烂漫，踏马扬鞭纵横在天地间的宋养伊赢了赛马，也赢得了左丘逸的心。

他们一起度过最美好的一年，上元节携手看烟火，玉皇顶并肩等日落，栖霞寺相依弄音律，以为这样的日子能过一生，却忘了天家皇子又有几人能主宰自己的婚姻，纵然平凡的快乐终究是一场梦。

来年春天，七皇子左丘逸成了亲，新娘不是宋养伊。

“那么后来，怎么忍心辜负她？”

许是那日左丘逸太过温和，我忘乎所以问出这样一句，问完就后悔了。斯人已逝，很多事何必刨根问底。

左丘逸闻言，目光死死盯住我，很久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他已看出什么端倪，他却忽然伸手捂住我的眼睛，放轻声音，哀求一般道：“别这样看我，我才发现，你的眼神居然像极了养伊。”

我终于明白，这才是他不再厌恶我的原因。但凡与宋养伊有半分相似，左丘逸都会拿十二分的温柔和耐心来对待。

“可你不是她，她再也回不来了。”左丘逸茫然地看着光晕里的微尘，避无可避的悲痛几乎要从幽深的眼波里溢出来。

有那么一瞬间，我多想告诉他，她就在这里。

可是我不能。



那日左丘逸一直陪我到傍晚，直到离去，他也没回答我的问题：他怎么忍心辜负了养伊？

只因当年京城里传得沸沸扬扬，说左仆射之女安纳夏有母仪天下的命格？

这预言荒唐却有人信，连先皇都顺水推舟赐了婚。

那一场婚礼我如何也忘不掉，宋养伊来大闹了一场，断发绝情，丢下一句“预祝七皇子早日继承大统”，便孤身一人远走西域。

登上九五之尊的路何其艰险。

广沂二十五年冬，凉州与羌人一战，消失三年的宋养伊卷土重来，凭着对西域诸国地域的熟悉，和左丘逸一起率军绕道进入凉州城，与城外大军里外合击，一举挫败羌人，解凉州围城之危。

捷报传到京城，龙颜大悦。从三年前起赋闲在家的左丘逸，终于成为朝堂上最被人看好的皇子，被封为骁勇大将军，开始他南征北战的沙场生涯。

战火狼烟，跟着左丘逸叱咤边关的女子也一举成名，成了朝堂坊间人人惊叹敬佩的女将军。

传说她用兵如神，一夜间连端五座羌人主帅的狼牙帐；传说她下手狠辣，战场上的一柄长剑杀人如麻；传说她貌若天仙，与英俊皇子左丘逸并骑而行，鲜衣怒马，真是一对璧人。

那样骄纵的宋养伊，连皇子妃安纳夏都成了她的

陪衬。

宋养伊的死，我是知道的。

“广沂二十八年，七皇子逸征战西域魏喜国，女副将宋养伊身中数箭而亡，年二十。”

这是史书对宋养伊的描写，寥寥几笔写尽一个人的一生。

后来据参加过征战魏喜的老兵回忆，宋养伊是中了埋伏，寡不敌众，一箭当胸。

当日，魏喜国残部还未清理完，左丘逸就带着养伊往京城赶。一路上，他几日几夜不敢合眼，小心翼翼地抱着她，像抱着刚出生的婴孩，手却止不住颤抖。

宋养伊挨的那一箭，伤了心肺，纵然左丘逸访遍名医，仍回天乏术。

这些都是我从府中下人口里听来的，那时我母亲患了风寒久未痊愈，我回去服侍母亲。待我省亲归来，养伊已离世两日。

那年七月，七皇子府的人披麻戴孝，为宋养伊服孝七七四十九日。

广沂三十年秋，先皇突患寒疾。

左丘逸多年戎马征战，保家卫国，终于得到他想要的一切，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皇子走上太子之位。

岁末，先皇驾崩，左丘逸登上青云之顶，是为昆阳帝。

我安纳夏自然做了皇后，预言成真。



我的伤口愈合得很慢，沈太医说是年轻时心肺受过重创的缘故。

那日左丘逸也在，大约是怀念我与养伊相似的眼神，这段时间他来我宫里的次数抵得上过去几年。

沈太医走后，左丘逸若有所思地问我：“据我所知，你一向体弱，从小养在深闺，又不会武功，怎会受过重创？”

我没料到他会这样问，一时不知该作何回答，只好打岔：“瑞嫔的死因查到了吗？”

“侍卫统领说，那是出自魏喜王宫的一种特制毒药，名为极乐，无色无味，能让人立时毙命。”

早在十年前，宋养伊死后不久，左丘逸就带兵踏平了魏喜国，魏喜王宫的毒药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

左丘逸知道我的疑惑，接着道：“哼，国亡了人

还没死光，我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”

也不知哪来的勇气，我劝他说：“养伊已经死了十年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养伊在天之灵也不希望你因她而大开杀戒。”

“这是我的事，不用你管！”左丘逸忽地拔高声音，朝我吼道，“你明知养伊死于非命还敢这样说！安纳夏，你安的什么心？”

我被迫与他对视，他眼眸里燃着两团熊熊烈火，一点点将我虚弱的倒影吞噬燃尽。我又一次明白，我不是宋养伊，我永远无法左右他的决定，哪怕这个决定会带来灭顶之灾。

看着我的眼睛，左丘逸却败下阵来。他懊恼地双手抱头，一脸痛苦之色，声音是我从未听过的悲痛：“是我对不住她，我当初只想着早日登基，没能告诉她真相。我怎么忍心辜负她？我只想兑现自己的诺言啊！我说过要与她并肩而立，俯视这锦绣江山。我辜负了她，她仍愿帮我征战天下，最后又因我而死。十年，整整十年，我无法原谅自己。既然现在知道她当初死于非命，我一定要替她报仇。”

说完他把我拉入怀中，细细吻我的眼睛，那双像极宋养伊的眼睛。可他也只愿亲吻我的眼睛。

曾经我重伤时，他惊慌失措地给我喂药，薄唇柔软而温暖，不过十年光景，怎么就物是人非、恍如隔世了呢？



我卧床养伤多日，待完全愈合已是夏去秋来。左丘逸打发人来，说御花园里醉芙蓉开得正盛，邀我去赏花。

待我去时，他已坐在凉亭里饮茶，整个人被柔和的日光染成金色，眉目舒朗，姿容俊伟，这样的他和少年左丘逸一点点重合起来。

我们似乎没有疏离过十年时光，也没那么多烦乱的恩怨，悲苦别离、爱恨情仇都远去了，只有眼前的人可以携手相伴，共抵岁月的侵袭。

第一次，我和左丘逸像一对平常的夫妇，饮茶赏花，闲话家常。煮一壶清茶，度半日时光。

长风拂落些许花瓣，我耳边垂散的发丝也随风轻扬，他极自然地含笑替我绾好：“纳夏，你该多笑笑，你笑起来的样子……”

他顿了顿，又道：“蛮好看。”

我心知他是想说，我笑起来的样子像养伊，不知为何改了口。

“那你就当我是她吧。”我的回答很轻很轻。

“嗯？”他侧首。

我笑着摇了摇头，闭上眼睛，心底生出一种天荒地老的错觉。

可惜，错觉终究是错觉，总要被现实打破。

我们正喝着茶，管事太监薛公公急忙走来，说下毒的凶手抓到了。

左丘逸立时变了脸。

不一会儿，一个样貌普通的宫女被带上来，薛公公已经审过，说她的确是魏喜王族的后人。

左丘逸正要问话，那宫女忽然抬起头，指着我说：“我在魏喜见过她。”

我只懵懂了片刻，思及前后，心下已是一片清明。

左丘逸没作声，眼底闪过寒光，半晌，才问：“何时何地？”

那宫女不卑不亢地回答：“十年前，魏喜国与大沂国的边境。”

左丘逸看向我，前一刻还言笑晏晏，后一刻却脸色横生，我知道情况不妙，立刻跪倒在地：“臣妾从未去过什么魏喜，臣妾冤枉。”

我跪了好久，久到膝盖发麻，左丘逸才蹲下身，虚扶了我一把，我欲攀着他的手臂站起，却被他反手的力道狠狠推倒在地。

“嘞”，一道细微的响声，似有什么断裂，我颈间微痛。

左丘逸摊开手，厉声问我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是那块粉玉，是左丘逸送给宋养伊的定情信物，在他大婚之日被宋养伊狠狠摔在地上，摔碎了一角，后被他收起请工匠补上。宋养伊去凉州救他时，他又重新把玉佩给她戴上。

这原本该跟宋养伊一起入土的物件，平白无故出现在我身上，怎么不可疑？

左丘逸目光冷得像要杀人，捏住我的下颌咬牙切齿地问：“你怎么会有这玉佩？你到底是谁？”

我是谁？左丘逸，你真的认不出来了吗？我是宋养伊啊！

几欲说出的真相被我咬牙忍下，攥紧的指甲生生在手心里掐出道道红痕。

“你以为害死养伊就能取而代之？你做梦！”

左丘逸拂袖而去，没有听到我的低声呢喃。

那两个字，叫“假面”。



十六岁，我和最好的姐妹安纳夏一起遇见左丘逸，爱上左丘逸，而那翩翩少年选择了我。可我们幸福的时日不过一年，谣言四起——安纳夏将母仪天下。

先皇当时尚未立太子，单说这安家小姐的命格，不管预言是真是假，哪个皇子不心仪。偏偏她相中的七皇子左丘逸，又是皇后所出，先皇自然会赐婚。

我终究眼睁睁看左丘逸成了别人的新郎。我那时性格骄纵，怎忍得下这口气，大闹他们的婚礼，而后远走西域。

我在西域习得绝世武功，机缘巧合救了“假面”易容术的唯一传人，得她真传。

我本打算此生不再踏入中原一步，可谁曾想，左丘逸娶了命定要做皇后的女子，自己却差点儿身陷囹圄、爵位被夺，太子之位当时对他来说更是遥不可及。

我知道这些年他受了多少苦才被先皇看中，隐忍多年的梦想可能毁于一旦，那深入骨髓的悲痛我亲身体会过，再狠心我也不愿看他梦想破灭。

于是，我身骑白马，千里迢迢，奔赴一场生死难测的无人之约。

然而，预言始终做不得数，反复无常的总是命运。

安纳夏容不得我，串通敌军要我性命，我将计就计假装中箭，她疑心过重要亲眼看我死，半途中却丢了性命，我只得以“假面”之术与她换脸，作为安纳夏，以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守在左丘逸身边，陪他走下去。

当初说好永不分离的知己，走着走着已分不清是敌是友。

前半生，我做宋养伊，得到左丘逸所有的爱却得不到他的人。

我是敢拿长剑直指左丘逸的人，我是驰骋疆场陪左丘逸出生入死的人，我是左丘逸年少时紧握掌心的梦中人，我是为了左丘逸的梦想不惜杀死自己的人。

可我们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，他都没能认出我是谁。

人家总说命运无常，以前我不信，如今终于信了。



从那天起，我被禁了足，没有左丘逸的谕旨，不得踏出翊坤宫半步。

玉禛替我委屈，她说宫里头已经传遍，我便是当年害死宋将军的罪魁祸首，如今人证已有，只差物证。

物证？物证不过是极乐，当年安纳夏从魏喜王族手中得到的极乐，原本要下给我，她只是没料到，受重伤的我依然能制服她。

没多久，左丘逸找到物证，带人冲进我的寝宫，我还没来得及请安，左脸便挨了狠狠一耳光。

好一阵子，我的左耳都嗡嗡作响，我看着他的嘴巴一张一合，神情暴虐。

“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是你？我才刚对你有了一点好感，我终于说服自己原谅你的欺君之罪。安纳夏，这些账今日一并算清了吧。”

我怔怔瞧着他：“皇上，这欺君之罪从何而来？”

“哈哈。”他好似听到世上最好笑的笑话，眼底却涌起一层越发浓烈的愠怒。

他一手狠狠捏住我的下巴，力气极大，只一下，便痛得我眼泪珠串般往下流。

“你当我是傻子？不知道你母仪天下的预言是假？”他冷笑着，又加重手上的力气，似要捏断我的下颌。

我僵在那里，眼前这张深爱上了十几年的熟悉面孔竟然变得陌生而扭曲。

“你知道，原来你都知道。”我喃喃自语，身体止不住颤抖，他那句话如晴天霹雳，让我原本就千疮百孔的心脏，成了黑黝黝的空洞，没有光亮，没有血肉，只余下凄凉的冷风呼啸而过。

“谎言也好过什么都没有，我知道它是假的，但只要天下人不知道，有了预言就有了人心所向，管它真假。”左丘逸的声音也变得陌生。

是啊，这世间的预言，真假难辨，可没人愿意放弃去应验的机会，左丘逸也不例外。

他一把将我甩开，丢下一句“打入冷宫”便急急离开，我眼睁睁地看着这日夜思念的背影从此消失在生命中。

或许是换过脸的缘故，脸上的肌肤格外敏感，

正对着我的铜镜里，脸上青紫的指痕好像吐着信子的毒蛇，一下一下刺痛着我的心脏，我用力揉搓，仿佛抹去这瘀伤就能抹去我们之间所有的不堪过往，可是怎么揉也揉不掉。

在西域时，我无意中听说安纳夏的预言是假，不过是她为嫁与左丘逸别有用心捏造的谎言，只是人心从来都比鬼神更恐怖，一幕谎言竟造就了一个千古帝王的万世不朽。

在左丘逸还是落魄皇子时，我就知道他把坐拥江山的野心藏在平庸的表面下。为了他的梦想，我不顾一切回到中原，为了他的野心，我甘愿放弃爱情，变成他最不喜欢的人。

年轻时的我太过争强好胜，陪他南征北战就是想有一天，我能骄傲地与他并肩指点江山，对他说：“你瞧，预言不能帮你实现的梦想，我拼尽所有也要帮你完成，你是不是为曾经的选择后悔了？”

可这一天，我永远也等不到了。



我在冷宫里住了一个多月，左丘逸从没来看过我。

直到京城落了这年第一场雪，冷宫没生火也没棉被，我还是一身单衣，冷得瑟瑟发抖。

废弃的宫殿塌了一角，雪花纷纷扬扬飘进来，我梦见年少时的情景。

那是我跟纳夏的及笄之年，说起心目中仰慕的男子，她说她想有一位盖世英雄，骑着高头大马来迎她，而我不屑地撇撇嘴：“真俗气，我才不要什么英雄，我只愿有一人陪我仗剑走天涯。”

后来我们一起遇到左丘逸，那一场相遇，我们三人的命运纠缠交错，裹挟在时间的洪流里被抛空中，再无法回到原点。

再后来，我练骑术练武艺，放弃天涯之梦，陪他纵马沙场、冲锋陷阵，又义无反顾走进皇城，将一身高超的武功和精湛的骑术埋葬在这阴森空旷的皇宫中。

可终究，我和纳夏还是没能耐住命运的挑拨，拼到你死我活，结果谁也不曾得到幸福。

梦醒，依然是北风朔雪，从来都漆黑一片的冷宫罕见地点起灯火，灯影幢幢，说不出的清冷惨戚。

远处响起一阵纷乱的脚步声，由远及近，我心

里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，腹中突然一阵剧痛，裙摆处，有殷红的鲜血不断漫延开。

最后的意识里，我好像看到了左丘逸，他脸上是前所未有的惊恐，跌跌撞撞地奔到我身边，手足无措地抱着我大声喊太医。

昏昏沉沉中，我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。

“养伊！养伊！”

多像当初在魏喜受伤的时候，我也是这样躺着，左丘逸不停地唤着我，一直到声音沙哑。

我用力睁眼，就看到左丘逸。

他见我醒来，一把将我抱在怀里，不停地在我耳边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真该死，我怎么能认不出你？你知不知道，你再不回来，我就要撑不下去了。”

“你刚刚才知道我是谁？”我问他。

他点头，答：“是，我先前就有些怀疑，可我不敢相信，我被你死于非命的假相弄昏了头。后来派人去西域罗刹国，才得知世上真的有换脸这种秘术，唯一的传人竟是你。我一得到消息就赶来，却还是晚了一步。”

他话音刚落，我的泪就落下来。

不晚，真的一点也不晚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早已明白，左丘逸是我生命的一部分，被舍弃也好，被背叛也罢，我根本无法将他割舍，更何况，他也从未将我遗忘。

他伸出手，小心翼翼替我抹去脸上的泪，又捧起我的脸，说：“养伊，我们是隔了前世今生才重逢的吧。”

可不是吗？换上这张脸，成为另一个人，如同又活了一世。可这两世都是风霜雪雨，爱恨情仇，终负了痴心。

“逸，我们再也不分开了，好不好？”我轻声问他。

他忙不迭地点头，许是烛光的缘故，他的眼里似有泪光盈盈。

我伸出手替他抖落鬓发上的雪花，仔细看去，曾经鲜衣怒马的少年，黑发里已有了一根根银丝，一晃眼，十年过去了，白雪已覆来时路。



那一晚，左丘逸一直紧紧抱着我，我的头抵在他的胸口，心脏跳动的位置，我们笑着说起从前，

我已经很久没这样笑过。

他说：“养伊，我最爱你明媚张扬的笑容。”

他说：“我常梦到你，你鲜衣怒马，纵横在天地间，我在后面拼命追赶，却怎么也追不上，梦醒仍是一室孤寂。”

他说：“后来的很多年，即便手握天下，你不在身边，我仍觉得一无所有。如果早知会错过你，哪怕万里山河我也愿意放弃。”

我何尝不记得，那时我们在玉皇顶上，他送我玉佩，并立下誓言，今生要携手共治这锦绣江山，他要陪我到苍颜白发，我们要葬入同一座墓穴。

在左丘逸面前，我终于又做了一回真正的宋养伊，随心所欲的宋养伊，年少轻狂的宋养伊。

唯一的遗憾是，笑多了会腹痛，会喘不上气。

其实早在我意识模糊的时候，听到耳边人声嘈杂。

有太医唯唯诺诺的求饶声：“皇后娘娘多年前心肺受重创，本不适合受孕，再加上多日受寒体弱，怕是活不长了……”

有左丘逸暴怒的声音，叫喊着：“你们这群废物，治不好她就通通拉出去斩了！”

还有器皿摔碎的声音，宫人慌乱的声音……

这孩子来得可真不是时候。

我知道，这一次分离，是永别。

我真的极力忍了，可腹中太痛，生命力随着体内的血液一起不断地流失，太医们拼了命也止不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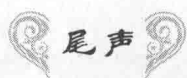
左丘逸的脸色变得煞白，我多想再骗他一次，我还能回来，可是不行了。

“养伊，你再忍一忍，一定会没事的！”他最后一句话已成呜咽，双目中有泪水溢出来。

我从未见他哭过，他曾说，君临天下的人不能太儿女情长，可他心甘情愿，一次又一次让我成为他的软肋。我这一生，得到过上苍很多的眷顾也失去过很多，最幸运的，又何尝不是遇见他呢？

我用力抬手，想最后一次摸摸他的脸，记住他的样子。

“我们这一生，兜兜转转，终是难相伴。只有等下一世再相见了。”



史书记载，昆阳帝十年冬，宣德皇后崩，此后三十二年，再未立后。